

江戸時代の漢詩社史之概観

郭 凝 恩

A brief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oetry Society in the Edo period

GUO Ningen

The Chinese Poetry Society develop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Japan. As early as in the *Nihongi*, there are records of Japanese aristocrats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the Chinese *Lanting Gathering* and gathered to write poems. Then, from the *Yusha* formed by the monks of *Gozan* in the Muromachi period, to the poetry society in the latter half of Edo period, then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Poetry Society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societies ha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in Japan.

Taking the Edo period as the dividing line,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etry Society before the Edo period, during the Edo period and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The Edo period was divided into the first half period and the second half period by the Kyoho period (1716-1736). Through comb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Poetry Society in Japan can be understood.

Keywords: Japan, Chinese Poetry Society, the Edo perio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关键词：日本，汉诗社，江戸时代，发展过程

木下彪在《明治诗话》中提到，“在江戸幕府时代，学问即汉学，汉学便是学问。二者是异名同体。”¹⁾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汉学在江戸时代所处的重要位置。汉学家钻研经史，作文赋诗。其中汉诗作为汉文学中非常重要的文体形式以及组成部分，对汉学者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学习内容。在古代中国，诗人们在创作汉诗的过程中结成了创作集团，这样的创作集团往往被称为诗社。而在日本，汉诗社也被日本的文人向往和模仿，从平安奈良时代到明治时代，汉诗社的发展几乎贯穿了日本汉诗史。

汉诗社在日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这样的发展与汉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因此自从汉学进入日本之后，就在中日文化

1) 木下彪『明治詩話』(岩波書店、2015年) 227页

的交流往来中不断的成长与发展，而作为汉学中的诗文相关的一种表现形式，汉诗社也随之不断变化。

纵观日本的汉文学史，汉文学最早于平安时代进入日本。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诗社的萌芽期。汉诗文属于上层阶级的专属，而在中国的影响下，日本的汉诗文不仅在内容上，在形式上也争先被模仿。日本的上层阶级通过举办诗会来作汉诗也成为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之后到了五山时期，僧侣成为汉诗的主要作者，而“友社”这样的汉诗社也随之出现。到了江户时期，由于文教政策的鼓励、交通的进步、印刷技术的发达等原因，汉文学不断兴盛，汉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如此。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内，汉诗社在日本各地林立，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明治初期的汉诗社更是不衰反盛，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汉诗社。直到明治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学的衰落也导致了汉诗文的衰落，汉诗社也随之销声匿迹。

本文以江户时代为分界线，分别对江户时代之前、江户时代以及明治时期的汉诗社的发展做简单的梳理与介绍。其中江户时期又以享保年间（1716-1736）为界线分为前半期与后半期。通过这样的梳理，可以了解到日本的汉诗社从萌芽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 前史

1 奈良平安时代的汉诗会

日本汉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以前。随着应神天皇年间，王仁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等遣隋使前往中国，汉籍便开始不断进入日本，汉学因此兴盛起来。汉诗作为汉学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关注。根据日本学者的考察，日本最早的汉诗是由大友皇子所作，现存存两首，被收录在日本最古老的汉诗集《怀藻风》中，虽然这两首诗被称为日本汉诗的鼻祖，但其实从平仄，韵律上来看它们都远远达不到汉诗的标准。不过自那时起，汉诗在贵族间流行起来成为不争的事实。贵族们对于汉诗的推崇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汉诗，还体现在对创作汉诗时形式上的模仿。根据《日本书纪》（顯宗元年条）中的“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²⁾这一记载，可得知在顯宗天皇元年（485年）三月三日举办了曲水宴。可以认为这是模仿中国东晋时代永和九年（353年）在会稽山的兰亭举办的曲水宴。除了顯宗天皇元年的曲水宴，还有天平十年（738年）的梅花宴、宝龟六年（775年）的莲叶宴等宴游集会，都以吟咏汉诗为重要的活动。

到了平安时代初期，热爱汉诗的嵯峨天皇下令编纂勅撰集。于是被称为“平安朝时代三大勅撰集”的《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相继编成。很多曾在宴会上吟咏的汉诗都被收集编入其中。

《凌云集》编成于弘仁五年（815年），共一卷，收录作者二十三人，诗作九十首，大部分都是游宴时的诗作。《文华秀丽集》编成于弘仁九年（818年），共三卷，收录作者二十三人，诗作一百四十八首，其中“游览”、“宴集”为题的诗歌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编成于天长四年（827年）的《经国集》则是集大成之作，二十卷中包含了从庆云四年（707年）到天长四年约百二十年间的千余篇汉诗作品³⁾。

从以上这些汉诗集中可以发现，宴游是平安贵族们创作汉诗的主要场合，因此宴游中举办诗会也十分常见。在《日本纪略》（宽弘二年（1005年）三月三日条）中就记载到“今日于御书所有诗会”，可见诗会

2) 経済雑誌社 編『国史大系 第5巻 日本紀略』(経済雑誌社、1897-1901) 131頁

3) 猪口篤志『日本漢文学史』(角川書店、1984年) 29頁

这样专门吟咏汉诗的集会于平安时代就已出现了。频繁举办的宴会诗会以及勅撰汉诗集的编纂，展现出平安贵族阶级对汉诗的热爱以及对汉诗创作的掌握，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汉诗在日本的发展。除此之外，日本也有模仿唐代白居易“九老会”的“尚齿会”，即召集年长者开设宴会、吟诗作赋。根据记载，在阳成天皇元庆元年（876年）、冷泉天皇安和二年（969年）、崇德天皇天承元年（1131年）都举办过尚齿会⁴⁾。

从上文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诗会是作为贵族阶级间举办的宴游的一环而出现的，是一种文学与风雅趣味的结合，也是日本贵族们对中国文人的模仿与学习。

2 镰仓室町时代的汉诗社

中国唐代末期，日本停止了遣唐使及留学生以及学问僧的派遣，日本本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一度停滞不前，且长达三百余年之久。汉诗便如同断源之水，在日本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直到进入镰仓室町时代后，日本出现了模仿中国南宋的官寺制度而建立的禅宗寺院体制“五山十刹”⁵⁾。这种官寺制度建立的同时，对禅僧开放海禁，使得中日两国的禅僧可以较为自由的往来，在禅宗与汉学的传播与交流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时的日本，禅僧们得到幕府的极力支持并且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为了显示自己高雅尊贵的社会地位，这些禅僧们常常以文会友，以诗喻禅，热衷于通过禅宗接触中国文学。这些禅僧们所做的汉诗文，被称作五山文学。在江户时代的著名诗论《日本诗史》卷二中，作者江村北海对五山文学作了以下评论：

五山禪林之詩、固不易論也、蓋古昔文學、盛於弘仁天曆、陵夷於延久寬治、泯沒于保元平治、於是世所謂五山禪林之文學代興、亦氣運盛衰之大限也、北條氏霸於關東也、其族崇尚禪學、創大刹於鎌倉、今建長寺之屬是也、流風所煽延覃上國、京師五山相尋營構、足利氏盛時、竭海內膏血、窮極土木之工、宏廓輪奐之美、所不必論、其僧徒、大率玉牒之籍、朱門之胄、錦衣玉食、入則重茵、出則高輿、声名崇重、儀衛森嚴、名是沙門、而富貴過公侯、禁宴公會、優游花月、把弄翰墨、一篇一什、紙價為貴、於是海內談詩者、唯五山是仰、是其所以顯赫乎一時、震蕩乎四方也。

从上文的评述中，可以看到五山文学已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因为五山十刹受到幕府和公家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会作汉诗的禅僧也受到优待和重视。这进一步刺激了禅僧的创作，因此禅僧的作品集和诗文集也源源不断的出现。诗会是禅僧诗文活动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室町时代中期以后，禅林的诗会达到隆盛。

根据《禅林的文学》一书，作者朝仓尚认为禅林的诗会主要分为“内众的诗会”以及“友社的诗会”两种类型。

“内众的诗会”主要是指在同一寺院中的众僧间举办的诗会，主要是起到汉诗的学习、教育作用的诗会，也是训练汉诗创作的场合。诗会作为禅僧最主要的文学活动，留下了很多相关记录。除了在诗作的题辞下有诗会字样的注记，还出现在记录僧众生活的日录中。例如在记录京都相国寺鹿苑院内禅僧生活的公

4) 菅谷軍次郎『日本漢詩史』（大東出版社、1941年）72頁

5) “五山”包括鎌倉五山、京都五山以及五山之上的京都南禪寺，共十一座禪寺，合稱“五山十刹”。

用日记《荫凉轩日记》（也被称为《相国寺日记》）中就有很多相关的内容（特别是由龟泉集证从文明十六年至明应二年担任记录者期间的部分），从中可以窥见诗会的举办过程。诗会举办前需要提前决定时日、场所、诗题等。例如：长享二年（1488年）十二月三日“午后春湖来云、来五日可结轮番诗会、然者可出诗题、愚云、诸老被评者可也、春湖云、如从前愚出之可也、不得止书萑葑石湖四字以塞命”，还有文明十九年（1487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旦天洒小雨、时恩泽甫请题、以檐花细雨书之塞命、以来廿六日为单尺之定日也”⁶⁾。从这类记载中就可以看出，僧侣们要诗会举办前提前决定好题目（比如：“萑葑石湖”、“檐花细雨”）与诗会时间（比如：“来五日”、“来廿六日”）。还可以从中看出，诗会采取轮番举办的形式（“可结轮番诗会”）。根据朝仓尚，诗会的诗题往往与所处的时节有关，例如中秋赏月、雪夜等，这一点与后世诗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除了诗题与时日需要提前决定，众僧也会提前创作，待至诗会时由诸僧进行评判。诗会结束后还会进行宴会，例如延德三年（1491年）九月九日的记载“晚来于栖老轩评子瞻帽诗、会者二十员…诗后有宴”⁷⁾。

另一方面，“友社的诗会”中“友社”主要是指具有同样风雅志向的僧侣们形成的文学结社。友社的诗会也根据举办的范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同一山、寺院内的僧侣组成并开办诗会的结社。而另一种则是限定寺院，以整个禅林为范围，众僧侣形成友社并开办诗会。可见，“友社”并不是某一个结社的名称，而是代指由僧侣举办诗会的文学结社。堀川贵司在《公家的学问与五山》一文中，也将“友社”定义为禅林中“定期举办诗会的团体”⁸⁾。

友社的诗会在寺院、塔头⁹⁾、寮舍¹⁰⁾等场所举办，诗会举办的同时会举作为附属的“斋会”¹¹⁾。因为友社的举办对于举办方来说是一种名誉的象征，因此在《荫凉轩日记》中也留下了很多友社的相关记载。与后代诗社、诗会的举办不同，禅林中的友社往往根据一定的目的而举办，因此需要在诗会举办前进行准备工作。例如举办仪式，据《荫凉轩日记》记载，众僧人会转读《大般若经》来祈祷诗会举办的顺利；另外，由于友社的参与成员并不固定，因此每一次举办诗会前都要再三确定参加成员的名单；诗会的举办场所也需要特别的布置，主办方往往会借来精美的挂绘、屏风来装饰会场，以示对于诗会的重视。在经过万全的准备后，诗会才可以顺利召开。在诗会当日，则还要进行评题、作诗、执笔、合诗、批讲、酒宴等一系列活动¹²⁾。友社的诗会大多是当日决定诗题并且当日作诗，这是与内众的诗会主要的区别之一。友社的诗会被视作一种“权威”的存在，因此举办或者参加诗会对于寺院与僧人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誉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并不是爱好汉诗并且能熟练作诗的僧侣就可以参加友社，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入社资格审问才可以参加。

由此可见，内众的诗会主要以同寺院僧侣内部学习、练习汉诗为主要活动；而友社的诗会则更偏重不

6) 转引自：朝倉尚『禅林の文学：詩会とその周辺』（清文堂出版、2004年）

7) 同上

8) 堀川貴司「公家の学問と五山」（『中世文学』61巻、2016年）29頁

9) 塔头是禅宗寺院中的祖师或高僧死后，弟子在其卒塔婆附近或敷地内建立用来守护卒塔婆的小院。之后在寺院的敷地内，高僧禅让方丈一职后，所住的小庵也称作塔头。也作塔中、塔院、寺中、院家等。

10) 禅寺中，僧侣用来读经或者语录以及用来修行的建筑物。

11) 为僧侣提供斋食的法会。

12) 朝倉尚『禅林の文学：詩会とその周辺』（清文堂出版、2004年）27頁

同寺院间展现作诗水平。不过不管是内众还是友社的诗会，都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诗会举办的时日不规律。虽然五山举办诗会较为频繁，每一次诗会都有记录，但可以发现都是不定期举办的。根据每次诗会的记录，可得知诗会经常在一些节日以及寺院举办行事时举办。

第二、参加诗会的人员不固定。每次诗会前都会重新拟定参加者名单。特别是友社的诗会对于参加的僧人以及寺院都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因此在拟定名单时会有各方面的考虑。并且因为诗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一些小型的诗会更是对参加诗会的成员加以限定。例如记载中“一院西众集太极斋有诗会”就是将成员限于“一院西众”。

第三、诗会的主催者采取轮番制。五山的诗会由不同的寺院、塔头、寮舍轮番举办。

第四、诗会由会前准备（请题、订时日、布置会场）、举办诗会、会后酒宴等基本步骤组成。

第五、诗会举办的动机不同。虽然诗会的本质是作诗，但是举办诗会的动机却多种多样。例如有为了庆祝寺院建筑的完工的诗会，有为了庆祝寺庙行事的诗会等，这些动机都与寺庙的行事活动有很大的联系。

从上面列出的五个特点可以看出，虽然五山诗会具有一定的结社条件，例如主要由共同热爱汉诗、创作汉诗的僧侣组成，举办较为频繁诗会活动，有主催者、参加者等。但也可以明显发现其组成比较松散，没有规律的举办时间以及固定的构成人员，也没有规约等。这样的诗会虽然远比平安时代更加进步，但还不够文学结社这一标准。不过友社的出现已经象征着汉诗社这一形式在日本开始发展起来。

二 江户时代的汉诗社

在1603年，德川家康被委任为征夷大将军，并开设幕府，江户时代也随之拉开序幕。到了1867年，十五代将军庆喜将权利交还给明治天皇，江户时代也就此落幕，自此江户时代持续了264年。虽然江户时代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却包含了汉诗文的整个发展与成熟期。在这一时期，汉诗文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根据汉诗的风格的变化，不同的学者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划分，最为常见的划分法是三分法。主张这一划分法的学者有神田喜一郎、芳贺矢一、富士川英郎等人。虽然在具体年代上有些许差别，但他们都将江户时代汉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另外，也有友野霞舟、前川三郎、松下忠等人则是将汉诗的发展期其分为四个阶段。不过，不管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在这些学者们的划分中，前两个阶段的时间范围都很一致：基本上都是从江户初期到安永天明年间（1772-1789）。而享保年间（1716-1736）又成为这两个阶段的划分界限。汉诗社的集中出现也是从享保年间开始的。因此，本文将以享保年间为分界线，将江户时代分为前半期与后半期，并且将重点放在后半期的汉诗社发展上。

1 江户时代前半期

享保之前的江户时代，汉诗文尚不成熟。神田喜一郎称这一时期为“汉文学复兴期”，而芳贺矢一称其为“草创时期”，友野霞舟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汉诗是“沿五山缙徒之陋习”。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的诗文主要以承载经学道德为主要目的。这与当时的汉学以经世济民这种实学性的经学为主的主流是分不开的。友野霞舟在《熙朝诗荟 凡例》中就提到“国初诸老，大抵专意于经学，不屑绘章琢句。故所得不多。间有所

得，亦多鄙言累句，固不足传也”。广濑淡窗在《儒林评》¹³⁾中也提到这一时期的学问“大抵本于性理，以躬行为主。其所志专在摈斥佛法，以明圣人之道”。再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也多是藤原惺窝，林罗山，松永尺五、木下顺庵等以经学为主的儒者，由此可见当时经学为学问的主流。因此在这一时期有些儒者认为作诗文等同于玩物丧志也不足为奇，比如儒者朱舜水就对作诗持有批判态度，他认为作诗是丧志的表现¹⁴⁾。

在这样的学问氛围之下，汉诗的发展较为缓慢。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卷三中也提到“尔时诗论未透，雅音罕振”¹⁵⁾，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诗文被忽视。到了元禄年间，随着木门、林门、仁斋门的活跃期的到来，汉诗文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比如在各经学家的文集中，例如《惺窝先生文集》、《罗山林先生集》，就有大量的汉诗文作品。另外，因为林罗山在幕府内负责编纂事业，而编纂工作需要拥有足够的汉文修养，因此在林家开设的私塾内，对汉诗文也颇为重视。林塾内开设的课程包括经义、史学、诗文、博读、皇邦典故五门科目，诗文与经、史一样，是独立的一门科目。由上可见，当时的汉诗学习还是受到一定的重视的，只不过此时的汉诗学习仍旧是为了经学而服务。这一时期诗人交游唱和的诗会较为罕见，即便有，也是为了学习汉诗在私塾内部举行的。

到了享保时代，随着荻生徂徕的萱园学派的兴起，诗风有了全新的改变。荻生徂徕明确主张诗文必要论，点明诗文的重要性。随着重视诗文的萱园学派风靡天下，诗文独立的风气也逐渐兴盛。广濑淡窗评价道：“(荻生徂徕)其学精于训诂，以诗文为主，不务躬行，是再变也”¹⁶⁾。荻生徂徕在萱园内称门人为社友，称门派众人吾党，对中国诗人的风雅活动加以模仿，在社内举办汉诗会活动。由其门人记录萱园活动的《萱园杂话》¹⁷⁾中多次出现“诗会”的字眼。例如：

石叔潭詩會ノ寸、イツモ席上ニテ奇談ヤマズ。皆席上ノ人申スニハ、チト々談ヲヤメテ詩ヲ案ズベシト云ヘハ、是ホト面白キニ詩カ作ルハモノカト云キ。

金華詩會ノ時、詩出来ヌトテ雪隠ノ内ニテ考、暫シテカキ、ヨキ句カ出来タリ。名月ト云二字ヲ考タリト云キ。

南郭詩會ノ寸、清風不待秋ト云題ヲ仲英出セシ寸、南郭モ仲英文仲ナト出来シニ、士寧ハカリ出来ス。

这些内容记录了萱园社中举办诗会时门人的言行，由此可见在萱园内多次举办诗会的事实。

在享保十年(1725年)，与荻生徂徕的交情颇深的田中桐江在摄津国池田结成了吴江社。吴江社被认为最早以“(诗)社”命名的社团¹⁸⁾。田中桐江在享保九年(1724年)从仙台移居到池田，吸引了大批好学之

13) 広瀬淡窓『儒林評』(関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鳳出版、1971年)

14) 松下忠『江戸時代の詩風詩論：明・清の詩論とその摂取』(東京明治書院、1969年) 21頁

15) 马歌东《日本诗话二十种(上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9頁

16) 広瀬淡窓『儒林評』(関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鳳出版、1971年)

17) 荻生徂徕門人『葦園雜話』(写本、書写年不明)

18) 多治比郁夫「詩人の誕生——幽蘭社・賜杖堂・混沌詩社」(多治比郁夫『京阪文芸史料 第一卷』青裳堂書店、2004年、2頁)

士前来听他讲学。因为擅长诗文，田中桐江作为盟主设立了汉诗社吴江社。“吴”来自池田的古称“吴服里”，江则指的是“猪名川”。吴江社从结成到田中桐江去世（1742年），共持续了将近十八年，期间共有114名社友参加。这些社友来自京都、大阪等地区，其中“士人”（武士）、“緇徒”（僧侣）各占一半¹⁹⁾。吴江社留有社集《吴江水韵》，收录了诗社内众社友在岁末岁首时的诗作，每年印刷一册。根据吉田锐雄的《田中桐江伝》²⁰⁾，《吴江水韵》现存八册，存放于大阪图书馆内。参加吴江社的社友有荒木兰皋、富永仲基以及其他著名汉诗人，对以荒木兰皋、富永仲基为中心的“池田学派”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2 江户时代后半期

进入江户时代后半期，汉诗的发展逐渐兴盛。汉诗的兴盛促成了 一、以诗文为职业的诗人们的兴起、二、诗话诗论的盛行以及 三、诗社的林立。以上三点分别对应了作诗的主体、作诗的思想指导（理论批评）以及作诗的形式。而这三者的关系也是彼此促进发展的。以诗文为业的汉诗人们自立门户、开设诗社，而诗社的开设又吸引了更多的同好参加，这些诗人则致力于汉诗创作以及诗话诗论的撰写。汉诗社不仅在三都（江户、大阪、京都）地区兴盛，在日本各地也有所发展。下面就以三都以及各地方的汉诗社为例，以诗社建立的时间顺序，进行简单介绍。

（1）江户的汉诗社

江户地区最早出现的有名的汉诗社，当属明和年间（1764-1771）的市隐堂。市隐堂的盟主是安达清河。安达清河（1726-1792）名修，字文仲，号清河，下毛（今九州大分县内）人。他出生于修验道之家，但是因为不喜家业所以在青年时期便离家来到江户，从学于荻生徂徕的门人服部南郭。在三十八岁时，他携家人移居江户的浅草圣天街，后搬至萱叶街。虽然安达清河身在闹市，但是有着隐居的心态，因此将居所取名“市隐堂”，并在居所内开塾授业，主要教授一般的武士与町人汉诗。市隐堂内举办汉诗会，社友们的诗作被编辑成诗集《向风草》²¹⁾，初编共二册，编于明和七年（1770年）。二编共四卷三册，编于天明四年（1784年）。在二编的卷头列有《诗人姓名爵里》，记录了126名社友的名字。根据诗集中的诗题，例如《春雨新晴吏隐亭小集分韵》、《春日陪银台郊庄看花宴同诸子赋》等，可见市隐堂经常举办集会活动，并且在诗会上采取拈题分韵的作诗方法。《向风草》收录的诗作以律诗为主，一编主要为五律，例如：

月下懷友

滕佑賢

茅堂修竹裡，名月照幽池。獨酌忘憂物，長吟招隱詩。

清風彈瑟夜，白露濕衣時。遙憶同袍友，交歡未有期。

二编则是七律，例如：

19) 吉田锐雄 稻束猛 編『池田人物誌. 上』(太陽日報社、1923年) 69頁

20) 吉田锐雄 編『田中桐江伝』(池田史談会、1923年) 53頁

21) 安达清河編『嚮風草』(富士川英郎 [ほか] 編『詞華集日本漢詩』汲古書院、1983-1984年)

從軍行

增尾盈

驃騎分符下紫宸，天兵十萬出西秦。
征途凍合交河水，軍壘風寒瀚海濱。
鼓角霄巖晴漢月，旌旗晨動拂胡塵。
聖朝諸將承恩澤，誰向邊庭不致身。

从以上所选的两首诗作可以看到，不管是从题材的选择还是从用词造句以及格调等方面，市隐堂社友们的诗作都受到中国唐代诗歌较大的影响。

到了宽政年间（1789-1800），随着宽政改革，宋学隆盛，特别是江户地区出现了提倡宋诗的江湖诗社、二瘦诗社以及小不朽诗社。

江湖诗社由市河宽斋建立。市河宽斋（1749-1820）名世宁，字子静，号宽斋、半江、江湖诗老，通称小左卫门。市河宽斋先后学习古文辞、宋学以及折衷学。在天明七年（1787年）于神田开设江湖诗社后，更是转变了诗风，使得诗坛流行起了清新性灵之风。江湖诗社得以被重视，不仅仅因为它改变了当时诗坛的诗风，更是因为诗社中出现了众多有名的汉诗人，例如柏木如亭、菊池五山、大洼诗仏，儿岛梅外等。这些汉诗人游走于日本各地，各自开设诗社，为地方培养汉诗人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过，在宽政异学时期，市河宽斋的学说被认为是异学，因此被赶出昌平馆，江湖社中人也离散四处。菊池五山在《五山堂诗话》卷一中就提到“人生聚散亦复难常。二十年间，江湖社一离一合，吟席殆五暖日”²²⁾

随着江湖诗社活动的逐渐衰落，江湖诗社的社友大洼诗仏与柏木如亭二人共同建立了名为二瘦诗社的汉诗社。大洼诗仏（1767-1837）名行，字天民，通称柳太郎，号诗仏、诗圣堂、江山翁、瘦梅等。柏木如亭（1763-1819）名昶，字永日，通称门作，别号柏山人、瘦竹等。诗社名中的“二瘦”便是来源于两人的别号“瘦梅”与“瘦竹”。二瘦诗社的社友大多也是江湖诗社的社友。大洼诗仏在《诗圣堂诗话》中说记载道“余尝与舒亭开诗社于东江精舍、号曰二瘦诗社、来与盟者百余人、北山先生作之引、固不受一星之银、半尺之布、痛斥世之为李王者、于是格调之徒、猪怒虎视、议论汹汹不止焉。”²³⁾可见当时二瘦诗社继承了江湖诗社的诗风，成为批判古文格调的主力军。大洼诗仏与柏木如亭二人都喜好游历大江南北，与各地诗人相交。因此在地方的汉诗社活动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

另外，江湖诗社的社友云室也建立了汉诗社。云室（1753-1827）本姓武田氏，字元仪，号云室。在江户学习儒学和汉诗并加入了江湖诗社。宽政十二年（1800年），他与同为江湖诗社的柏木如亭开设了汉诗社小不朽吟社。小不朽吟社的活动不仅以创作汉诗为主，还因云室擅长作画而在社中增加了文人画的相关活动，小不朽吟社的社友中也有春木南湖、谷文晁等著名诗画家。

紧接着，在文化年间（1804-1817），汉诗社竹堤吟社与诗圣堂相继设立。

竹堤吟社由山本北山设立。山本北山（1752-1812）名信有，字天禧，通称喜六，号北山，别号孝经楼主人、学半堂逸士、奚疑翁、竹堤隱逸等。他在江户开设私塾奚疑塾，门人多达百人。在开设私塾的同时，

22) 菊池五山『五山堂詩話』（山城屋佐兵衛、1824年）

23) 马歌东《日本诗话二十种（上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卷、166页

山本北山为了矫正当时萱园学派古文辞的风气，开设了诗社竹堤吟社。竹堤吟社培养了很多清新性灵派的诗人。文化三年（1806年），曾经参加过江湖诗社以及二瘦诗社的大洼诗仙开设诗圣堂，以教授汉诗为主。

随后，在文政年间（1818-1829），有藤森弘庵开设的诗社清风社。藤森弘庵（1799-1862）名大雅，称为恭助，晚年号天山，江户人，是幕末期的儒学者。有关清风社的资料不多，可以在《东瀛诗选》中有关藤森大雅的诗作《书感寄竹鼻士效》的解题中看到“余年二十五与六七子订交于虎门清风社距今殆三十年”²⁴⁾这样的记载，虎门则是东京都港区的町名。

另外，文化文政年间，还有由古贺精里设立的牛门社、古贺侗庵的如兰社以及野村篁园的冰云社。古贺精里（1750-1817）名朴，字淳风，通称弥助。是著名的“宽政三博士”之一。牛门社的诗会主要在古贺精里的宅邸复原楼举行。社名中的“牛门”指的是东京地名“牛込御门”，这附近有很多下级幕臣的住宅，古贺精里的宅邸也位于此处。而参加牛门社的社友也都是居住在近处的昌平馆学者或在野的幕臣²⁵⁾。牛门社的社友胜田半斋作有《诗中八友歌》记载了牛门社中的八名社友，分别是：植木玉厓、野沢醉石、铃木白藤、榎原景山、野村篁园、中村为一、铃木椿亭、友野霞舟。

古贺精里去世后、牛门社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员以古贺精里的三男古贺侗庵为盟主，设立了如兰社；另一部分人员则在野村篁园的带领下形成了冰云社。由于如兰社的资料暂未查到，暂且略过。

野村篁园的冰云社建立于古贺精里歿后五年的文政五年（1822年）。从铃木桃野的随笔《无可有乡》中的记录可得知，冰云社共有社友十一人，由野村篁园、植木玉厓、友野霞舟作为评者对社友的诗作进行点评，社况颇为兴盛。冰云社有诗集《冰云社中诗稿》，收录了文政八年（1825年）四月举办的诗会上十二名诗人的诗作。

到了天保年间（1830-1843），江户新兴起的汉诗社主要有玉池吟社和绿天社。

玉池吟社是山本北山的门人梁川星岩开设的。梁川星岩（1789-1858）名卯，字伯兔，后来改名为孟纬，字公图，通称新十郎，号星岩，美浓国安八郡曾根村人，家中世代以农业为主，在当地是较有名望的家族。他十八岁时师从古贺精里，入门昌平馆，随后入门山本北山的私塾奚疑塾并参加诗社竹堤吟社。之后，梁川星岩在日本各地浪游，结交同好，在天保五年（1834年）十一月于神田柳原开设汉诗社玉池吟社，又于弘化二年（1845年）六月关闭诗社前往京都隐居。梁川星岩以唐诗为中心，同时吸收宋元明清各代精华，特别擅长律绝二体。他的诗古雅清奇，富有高趣。被称为日本的李白²⁶⁾。玉池吟社有社集《玉池吟社诗》²⁷⁾，于弘化二年（1845年）刊行出版。根据社集卷首的《凡言》“集中所录一百人、于同社之士不及十分之一”一句，可得知这本诗集并不仅仅收录了玉池吟社社友的诗作。根据社集卷头的名单目录，可得知共收录了社内外共八十位诗人的诗作。

绿天社是由山地蕉窗设立，有社集《绿天社吟稿》一册，于安政四年（1857年）刊行。山地蕉窗（1777-1847）名宽、正诚、正忠、臣忠，字子恕，通称武一郎，别号禄（绿）天居、鷓巢，江户人，学诗于龟田鹏斋。《绿天吟社稿》卷面列有辑著者：东山山地臣忠，出版时间：安政丁巳季夏，版本为：绿天居藏梓。

24) 俞樾撰、佐野正巳編『東瀛詩選』（汲古書院、1981年）350頁

25) 揖斐高『江戸詩歌論』（汲古書院、1998年）

26) 緒方惟精『日本漢文学史講義』（評論社、1961年）157頁

27) 遠山澹雲如／〔ほか〕編輯『玉池吟社詩』（前川善兵衛、1805年）

在诗集的序中写道“焦窓先生夙治经术成家、傍结绿天吟社”，并记录社友三十二人的名录。

随后，在嘉永年间（1848-1853）出现了由大沼枕山建立的下谷吟社。大沼枕山（1818-1891）名厚，字士寿。他出生在江户，但在十岁时因为父亲去世不得不前往位于尾张国（现爱知县）的叔父家，直到十八岁时才返回江户。回到江户后，他进入玉池吟社，展露诗才，并于嘉永二年（1849年）刊行了诗集《枕山绝句钞》，又于同年冬天在下谷御徒町枚桥南畔开设下谷吟社。下谷吟社有社集《下谷吟社诗》，是由大沼枕山编选的三卷诗集。卷头列有名单，收录社友六十四人的诗，于明治八年（1875年）刊行。大沼枕山过世后，下谷吟社被向山黄村的晚翠吟社吸收合并。

（2）京都的汉诗社

京都地区有名的汉诗社集中出现在宝历（1751-1788）年间。《先哲丛谈后编》卷八中有如下记载：“当时以诗社闻于世者、服部苏门长啸社、江村北海赐杖堂、片山北海混沌社、安达清河市隐堂。游艺园者、无不知之者。特幽兰社与混沌社、尤著于世”，说的就是宝历时期大阪和京都的汉诗社。其中，幽兰社、长啸社、赐杖堂是位于京都的汉诗社。

幽兰社由龙草庐创立。龙草庐（1714-1792）本姓武田，名公美，字君玉，通称彦次郎，因为崇拜诸葛亮孔明而号草庐，京都伏见人。他自幼丧父，立志读书，从学于宇野明霞，但因为热衷于汉诗而耽误了经文的学习所以被逐出师门。龙草庐才思敏捷，诗句巧妙，所建立的诗社“幽兰社”吸引了大批诗人才子，其中有十名诗人被称作“幽兰社十才子”，扬名当时的汉诗坛。不过，幽兰社的风气十分自由随性，这就导致来参加诗社的人的水平参差不齐。也是因为这一点，幽兰社一度被称作取其谐音的“游乱社”²⁸⁾。

在同一时期的诗社还有江村北海所建立的赐杖堂。江村北海（1797-1782）名绶，字君锡，通称伝左卫门，号北海。江村北海很有文学天赋，在少年时，他在没有经过指导的情况下随意作诗，诗句被当时身为明石的藩儒梁田蛻岩看到并得到赞赏。江村北海青年时出仕宫津藩儒官，五十一岁致仕后，便在京都室町以诗文自娱为业。根据《北海先生诗钞》中金龙敬雄所作的序中“其后君锡与余相识于城南、与谋倡诗社、则芥元章武圣漠辈应之、寻复林周父、源之熙、暨一时知名、济济乎来盟矣、于是良会无虚月、雅谈披幽襟…”一句可得知，江村北海与金龙敬雄共谋建立诗社，芥川丹邱、武田梅龙等人相呼应，随后林东溟以及村濑栲亭等人继而加盟，诗社人才济济，每月定时举办诗会，培养了很多汉诗人，为汉诗文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服部苏门的长啸社虽然在《先哲丛谈后编》中被提及，但是缺乏更为详细的资料。在《先哲丛谈续编》里关于服部苏门的内容中也没有提到长啸社。因此长啸社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天明四年（1784年），柴野栗山、皆川淇园以及赤松沧州在京都开设了三白社。柴野栗山（1736-1807）名邦彦，字彦辅，通称彦助，号栗山、古愚轩，出生在赞岐国（现香川县）三木郡牟礼村的农家。他十岁左右从学于后藤芝山，十八岁前往江户入林大学头信充（林榴冈）门下，向中村兰林学习。又在明和四年（1767年）出仕德岛藩蜂须贺家，之后便和在京都的赤松沧州、皆川淇园、西依成斋等人交游往来，进而开设了诗社。根据《伟人豪杰言行录：修养教训》记载，三白社的名称取自中国北宋诗人苏轼与好友刘贡父

28) 東条耕子蔵『先哲叢談後編』（国史研究会、1916年）卷八

之间的小故事²⁹⁾。天明八年（1788年），昌平馆改革开始，柴野栗山回到江户成为儒官，与尾藤二洲、古贺精里并称为“宽政三博士”。

三白社社友皆川淇園的文集《淇園文集初編 三卷》³⁰⁾由赤松沧洲作序，在序中，他提及到三白社的创社由来，具体内容如下：

曩余來寓都下也、與伯恭及柴彥輔相得而歡、遂相與結社、名曰三白、蓋取諸蘇子言也。每會揚挖風雅、劇切文字、或杯酒慷慨、談說天下古今事、或相携放浪山水、盤桓雪月、乃覺春風秋色、良辰美景、皆為吾三人之有。當時相與、謂天壤之間復有何樂、以代此也。獨奈何時去事移、無幾、余以次子篤疾而西歸、彥輔奉江都之徵命而東行、伯恭乃不得不嗒焉、恙喪耦雪。去歲暮春、余復來寓、乃與伯恭相見而歡如故、伯恭乃出其自少時所為詩文若干卷、屬余序之。余數日獲卒業焉、詩固彬彬乎具體、無情事之不劑、無意象之不合、其色淵然、其聲鏗然、文則洞達通暢、無險澁奇崛之病、無模擬剽竊之陋、大非近世浮躁徒所企及也。然而人心如面、好尚各殊、在所謂三白社中也、交情雖厚、持論不同。彥輔專尊崇程朱、而江都講官唯宋注是用焉、乃徵命所以及也。伯恭不恃不喜宋學、自叢一識、其所著論人咸莫不駭其奇而服其盛。余亦自幼不好性理家言、而所見又與伯恭不同。要之各自謂丈夫不為則已、苟从事乎、斯文也亦各從吾所好、何必與世浮沈、奄々如無氣人世之知否不足顧焉。身之窮達不足論焉…以往其所著述、豈可量哉。余也老矣、今而不序、他日不可期矣。欲綴荒辭、遂感及三白社遊、於是乎序。

寬政四年壬子仲春 滄州閃人赤松鳴序於平安寓居

从这篇序文中可以了解到三白社的结社状况，即社友只有三人，其活动主要在于“或杯酒慷慨、談說天下古今事、或相携放浪、山水盤桓雪月”，对诗风的探讨也是他们日常进行的活动。像三白社这样三五诗人聚集的活动在当时应该不在少数。

（3） 大阪的汉诗社

大阪的汉诗社主要有延享年间的甘谷塾诗社、宝历、明和年间的木村兼葭堂举办的兼葭堂会、明和至宽政年间的混沌社、安永至安政年间的筱崎父子开设的梅花社，以及天保年间的先春吟社。有关大阪汉诗社的具体内容在作者另外的几篇论文中分别进行了叙述，在此略过。

（4） 地方的汉诗社

江户时代后半期，除了在三都地区，日本各地也诞生了许多汉诗社。

比如宝历年间（1751-1763）位于长崎的芙蓉诗社。芙蓉诗社的盟主为高阶昞谷。高阶昞谷（?-1766）

29) 南梁居士 編『偉人豪傑言行録：修養教訓』（求光閣書店、1911年）94頁 原文：柴野栗山京師にありしとき皆川淇園赤松滄州と一社を結びて三白社を號し詩酒追隨互に相往來せしといふ三白は東坡の故事より出づ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及至設飯一盂蘿蔔一堞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為晶也、坡復召穆父食晶飯、此至日晏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皆毛也、俗謂無曰毛とはより出たるなり。

30) 皆川淇園『淇園文集初編 3卷』（寬政11 [1799] 跋）

名彝，字君秉，号昉谷，通称忠藏、渡边氏，长崎人。他曾学诗于僧人大潮元皓。宽延年间，高阶昉谷在京都与众诗人交遊，显露诗才，受到众人称赞，特别是和龙草庐有着密切的往来。龙草庐在看到高阶昉谷的诗后，称赞他的诗“典雅整密、高雅绮缦”。而高阶昉谷也称赞龙草庐“才情隽颖、丰藻富赡、乃当今第一人”，两人惺惺相惜。随后，高阶昉谷回到长崎，并在长崎建立诗社芙蓉诗社，并且名声远扬，成为长崎诗坛的第一人³¹⁾。

明和年间，山田鼎石于美浓大垣（现岐阜县）开办诗社凤鸣吟社。山田鼎石（1720-1800）名瑛，字子成，通称大藏，号鼎石，别号贞石。他在京都从学于江村北海，之后归乡继承家业，也因此废弃诗文十五年，不过之后又重新执笔，与金龙敬雄、宫田啸台、森球玉、左合龙山等人结成了凤鸣吟社，他也被称为岐阜诗坛的嚆矢。凤鸣吟社于安永八年（1779年）刊行诗集《鼎石诗集》³²⁾。诗集中的跋由宫田啸台所撰写，跋中提到凤鸣吟社的内容如下：

岐下詩社、號鳳鳴。鼎石先生、主盟也久矣。先生詩稿數卷矣、諸子每請梓之、輒辭。予乃憇愚曰、夫先生言詩者、數十年于今矣、老成佳句。具翹狀駭九苞五色，其音雖嗜、鳳鳴之號不徒哉。今茗攀千仞、鳴國家出盛、足以使世人知諸子和鳴乎其後、則岐下炎暉、亦此社盛舉也。

从诗集刊行的时间可以判断出，诗社的活动时间早于安永年间，因此推测为明和年间。

宽政七年（1795年），江湖诗社的社友柏木如亭来到信浓中野（今长野县），在这里开设了汉诗社教授汉诗，并取自己的住所“晚晴草堂”中的晚晴，将其命名为晚晴吟社。晚晴吟社留有社集一卷，名为《晚晴吟社诗》。卷头由大洼诗仙作序。根据《晚晴吟社诗》的跋文：

今茲庚申之秋、天民詩兄訪予於信濃山居。留宿數十日、同社諸子、皆來謁。一香一茗、說花說月、暢懷殊甚矣。諸子、又、出所業、求言價焉。天兄、乃取而讀、々而選、々而評。不覺成卷。高木二生、相謀刻之、以附歸裝。山中白雲、聊持貽之也。舒亭山人晚晴草堂西窗書。

以及大洼诗仙的《诗圣堂百绝》中收录的《题晚晴吟社卷首 并序》³³⁾一文：

予訪柏永日信濃、得其徒木百年高聖誕輩十餘人之詩。批評輯錄、不計為卷。欲携歸示都下社友、因謀上梓、名曰晚晴吟社詩。晚晴永日齋名也。

可得知大洼诗仙来到信州中野拜访柏木如亭时，晚晴吟社的社友们争先请大洼诗仙对自己的诗作进行点评。在大洼诗仙的点评过程中，选取的诗作集成一卷，名为《晚晴吟社诗》。其中包括木敷百年、高梨圣诞等十一人的诗作。大洼诗仙随后将诗卷拿回到江户与众人讨论，并在宽政十二年（1800年）将其刊行出版。

31) 東条耕子藏『先哲叢談後編』（国史研究会、1916年）卷五

32) 山田大藏著『鼎石詩集』（平安書林、1779年）

33) 山口句『『詩聖堂百絶』注釈』（『成蹊人文研究』成蹊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12年）

根据诗集中大洼诗仏的点评，可看到众社友诗作都具有性灵之风。

比如社友秦寿足的诗作《夜归》：

釣筒收得下苔機，柳蔭深中螢火飛。
雨後輕風冷如水，滿衫露氣帶秋歸。

大洼诗仏对此诗的评价为“诗境清淡。三、四尤佳。使读者意志爽然。”

还有条耕春田所作的《初秋》一诗：

梧桐葉上雨餘風，一味新涼曉色中。
秋信不知何處早，庭前已染鴈來紅。

对于此诗，大洼诗仏给出了更高的评价“情致虽纤工、而俨然生灵之诗也。格调之徒、不能復梦见。”

文化年间（1804-1817），原古处在甘木町（现福冈县）开设了汉诗社天城诗社。原古处（1767-1827）筑前人，名震、叔晖，字士萌，通称震平，号古处。他十八岁时入龟井南冥门下，善于作诗，是“龟井门下四天王”之一。他二十一岁时继承养父的家业，在藩校稽古馆任教。四十六岁（1813年）时隐退，开始游览日本各地，并与近邻各地的诗人儒者展开交流³⁴。

这一时期还有大洼诗仏的门人佐羽淡斋在上毛桐生（现群馬县）建立的翠屏吟社，根据社集《翠屏吟社诗》可得知诗社建立于文化十年（1813年），共有社友14人。

文政年间（1818-1829）在美浓大垣、土佐高知、赞岐、纪伊等地都兴起了汉诗社。

文政元年（1818），在美浓大垣的伝马町，结成了汉诗社白鸥社。白鸥社主要以梁川星岩以及村濑藤城为中心展开，参加诗社的社友多为赖山阳在美浓的门生。白鸥社每月在伝马町的实相寺开办诗会。根据“白鸥社集会图”³⁵上所显示，参加白鸥社的有柴山老山、冢原篁圃、柏渊蛙亭、日比野草川、服部笙岳、泽井樵歌、石原东堤，以及两位女性诗人分别是红兰（梁川星岩之妻）以及江马细香。

在土佐（现高知县），有日根野弘亨创立的漱玉吟社。日根野弘亨（1786-1854）字大卿，号镜水，又号夕佳园，为土佐藩士并担任藩校学头。从学脇田东川后，在江户、大阪等地游学，与众多知识人，例如佐藤一斋、大田锦城、菊池五山、筱崎小竹等相交，并参加了江湖诗社。归乡后日根野弘亨开设私塾、创办诗社，漱玉吟社有社集《漱玉吟社绝句》，于文政十三年（1830年）出版。根据门人奥村安撰写的序文：

漱玉吟社绝句序³⁶

鏡水先生性嗜詩、出入唐宋諸家、而採擷其精華。談經之暇、結社課題、使子弟吟詠之、以得入其佳境。是以、遠近相和、接踵而廩至者不為尠矣。其所自製之稚什。及人々所獲之新篇。紙囊彭亨。殆

34) 福岡県朝倉郡教育会 編『朝倉郡郷土人物誌』（福岡県朝倉郡教育会、1926年）28頁

35) 清水進『図説西濃の歴史：目で見る大垣市・安八郡・揖斐郡・不破郡の歴史』（郷土出版社、1985年）82頁

36) 奥村安「漱玉吟社絶句序」（『土佐文庫第1輯 第10号』土佐文庫発行所、1915年）

将無所灾焉。因輯錄以繡讚梓。于嘗本藩更造庠舍、大定學制。先生當具簡拔、任督學、職事鞅掌、未遑果其業也。頃就具中撰之。加以二三亡友之遺業、先拔絕句一百餘首、以授剞劂、標曰漱玉吟社絕句。如其諸體、附之他日餘業、陸續刻之。而後年年所成又如此、而不已則卒道若干卷帙亦未可知也。嗚呼是亦國家文運之所濶、豈可不謂盛事矣哉。刻成、先生命安序之。因不顧不敏、聊書其事于首端云。

文政庚寅三東 奧村安譔併書

可得知诗社是在私塾讲授经文的同时结成的，吸引了大批的子弟门人前来参加。《漱玉吟社绝句》共收录三十二名子弟以及三名亡友的诗作百余首。诗作多以日常生活中所见之景为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在赞岐、纪州还相继出现了玉兰社以及古碧吟社。

玉兰社是由曾经身为江湖诗社的社友久家畅斋（1793-1844）创立的。根据高松市历史资料馆的介绍，久家畅斋开设名为玉兰社的汉诗社，并在天保三年（1832年）在社内开展40岁庆生宴。大原东野赠送玉兰精舍祝宴图屏风，屏风上展现了宴会上的种种光景。

古碧吟社由垣内己山（1783-1837）担任盟主，建立于纪伊国的汤浅村（现位于和歌山县）。垣内己山出生在医生世家，在继承家业的同时也热心于汉诗文。于是和儒商菊池海莊以及附近的诗文爱好者聚集结成了古碧吟社。根据松下忠《菊池海莊的诗及诗论》³⁷⁾中的介绍，古碧吟社最初每月开展三到四回诗会，轮流在诸社友的家中开办。不过为了不给社友的家人们带来不便，最后决定将汤浅村名的旅馆作为活动场所，并将其命名其为古碧楼。垣内己山去世后，古碧吟社由社友菊池海莊继承³⁸⁾。

弘化初年（1844年），上文中提到过的白鸥社的社友江马细香，也是赖山阳的弟子，与小原铁心、宇野南村、野村藤阴、菱田海鸥等人在大垣结成了黎祁吟社。

在嘉永元年（1848）江马细香又作为盟主，在大垣结成了咬菜社。咬菜社由小原铁心发起，并推举江马细香为盟主，参加人员有宇野南村、松仓瓦鸡、鸟居研山、溪毛芥等人³⁹⁾。

文久二年（1862年），森春涛曾于在名古屋创办桑三轩吟社，社友百余人。

除了以上的这些汉诗社，还有一些在文献中出现过名称，但是目前没有查到相关资料的汉诗社，比如常陆地区的乐山诗社，是《常陆纪行》的著者黑崎洗心于常陆国久慈郡大子村结成的汉诗社；还有骏河藤枝的酒造业者大冢荷溪主宰的江山社以及石野云岭主宰的樵云社；还有江湖社社友宫泽上侯在下总桃子结成的烟波吟社；福井雪水在三岛地区创设的松泉吟社⁴⁰⁾、金龙敬雄的南社等等，这些诗社都有待考证。

这一时期诗社林立，诗社内也通过举办诗会来进行活动。除了诗社内的诗会，在其他场合开办诗会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特别是汉学塾内会通过举办诗会进行汉诗教育，以及一些具有诗文修养的文人雅士相聚一堂时也会举办诗会增加氛围。

37) 松下忠「菊池海莊の詩及び詩論」(『和歌山大学学芸学部紀要 人文科学』第10号、和歌山大学学芸学会、1960年)

38) 山口啓二「歴史と現在、そして未来 ——南紀栖原の豪商菊池家の文書整理を通じて見えてきたもの——」(『名古屋大学日本史通信 ばさら』第2号、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1999年)

39) 清水進『図説西濃の歴史：目で見ると大垣市・安八郡・揖斐郡・不破郡の歴史』(郷土出版社、1985年) 82頁

40) 福井聖民『雪翁遺草』(箕田申之、1886年)中提到“乃创一社名曰松泉吟社，取诸茂松清泉不乏之语、盖以地称此语也。韵士雅人、忻然相会、极一时之盛矣。”

例如汉学塾咸宜园广濑淡窗就在《淡窗日记》中多次记载了诗会的场景。

二十五日 小関亭、草野玄丈來、夜集於綠水亭、賦詩會者、三松齋壽、佐藤玄猷、亨、麻生伊織、宏、增太。（熊谷昇、兒玉茂有事不至）享酒及飯至月高雞唱而罷。齋壽歸家、他宿亭中、昧旦而歸。⁴¹⁾

由此可见，不管是诗社内的定期诗会还是他处举办诗会，不管是在三都还是地方，参加或者举办诗会对于汉诗人们来说是日常活动之一。汉诗会不仅培养诗人们的作诗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场所，还会对当时的诗风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市河宽斋的江湖诗社提倡清新性灵诗风，社友梁川星岩、大洼诗仙、柏木如亭等诗人又纷纷在各地开设诗社培养下一代诗人，通过这样的交流与传播，江户时代后半期诗坛的诗风便由萱园学派的格调说转为推崇写实自然的性灵风。可以说诗社以及汉诗人们的交流往来为这一时期的诗风奠定了基础。

三 尾声

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变动。明治维新运动使得日本封建制度崩坏，闭关锁国的政策也随之消失，日本重新与各国之间建立联系、进行交流。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使得西方文化不断输入日本，并逐渐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不过，西方文化的兴起并没有造成汉诗的突然衰败，特别是在明治初期，汉诗反而进入了“空前的发达”⁴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江户也改名为东京，而东京成为汉诗社最为发达的地区。

比如有铃木松塘建立的七曲吟社。铃木松塘（1823-1898）名元邦，字彦之，出生在安房国故向村。铃木松塘在天保九年（1838年）与梁川星岩门下的大沼枕山相识，之后在大沼枕山的引荐下又于天保十二年（1841年）与梁川星岩相识，随后便入门梁川星岩并加入汉诗社玉池吟社。铃木松塘在明治三年（1870年）来到东京，并在浅草开办了诗社七曲吟社。七曲吟社一时吸引了数百人的社友，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出版了八卷四册的《七曲吟社诗》，其中共收录有 144名社友的作品。

明治四年（1871年），秋月橘门（1809-1880）以及长梅外（1810-1885）结成了玉川吟社，在东京玉川附近的玉川堂内举办汉诗会。诗会于每月十六日定期举办。玉川吟社与私塾咸宜园关系密切，根据明治十三年刊的《玉川吟社小稿》第一集中所载的社友名单中可以发现，参与玉川吟社诗会的三十七人中有十二人是咸宜园门人。玉川吟社的社友长三洲还开办了香草社，虽然何时开创不得而知，但是根据社集《香草词余》中词作的创作时间可得知，香草社主要活动于明治七至九年（1874-1876）。不过香草社并不是汉诗社，而是长三洲设立“以讲填词法”⁴³⁾的词社。

明治五年（1872年），藤野海南在东京创立了旧雨社。藤野海南（1826-1888）名正启，字伯迪，号海南。曾就学与昌平馆，因此旧雨社最初的社友多为藤野海南在昌平馆的同窗，之后逐渐有更多文墨之士加

41) 広瀬淡窓著 [他]『淡窓全集 中巻』(日田郡教育会, 1925-1927年) 77页

42) 猪口篤志『日本漢文学史』(角川書店、1984年) 507页

43) 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 第六巻』(同朋社、1985年) 288页

入。旧雨社的社友有重野成斋、冈鹿门、鹭津毅堂、小笠原修之、小野湖山、森春涛等人。旧雨社于每月一次在上野不忍池的长配亭开办诗会，诗会上的诗作被社友森春涛编辑成诗集《旧雨诗钞》，并于明治十年（1877年）刊行出版。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与丽泽社合并⁴⁴⁾。

明治七年（1874年），旧雨社社友森春涛创立茉莉吟社。森春涛（1819-1889）名鲁直，字方大，号春涛。家中世代代从医，但森春涛不喜家业，因此于17岁时在鹭津松阴处旁修汉学，之后又入梁川星岩门下学诗。如上一节提到的，森春涛曾于文久二年（1862年）在名古屋创办桑三轩吟社。之后他举家迁往东京，于明治七年开设了诗社茉莉吟社，并于次年发行了诗文杂志《新文诗》。茉莉吟社刚开设时，大沼枕山开设的下谷吟社风头正尽，但是茉莉吟社鼓吹清诗，诗歌清新流利，独成一家，还作了很多被称为“香奁体”的诗，符合当时喜欢新奇的风潮，因此风头逐渐盖过了下谷吟社，成为当时最为出名的诗社⁴⁵⁾。茉莉吟社在后期与星社合并。

明治十一年（1878年），向山黄村与稻津南洋创立了晚翠吟社。向山黄村（1826-1897）名荣，字钦夫，称荣五郎，号黄村，其居所的名字叫景苏轩，象征着对苏东坡的景慕之情。向山黄村从学于梁川星岩，之后又入昌平馆，他曾一度作为江户幕府的重臣活跃在幕末。明治初期，向山黄村出仕后过起了诗酒自娱的生活，和稻津南洋创立了晚翠吟社，社友有田边松坡、岩谷一六、古泽介堂、田边莲舟等人。

明治十二年（1879年），同样是旧雨社的社友重野成斋作为盟主建立了丽泽社。重野成斋（1827-1910）名安绎，字士德，通称厚之丞，号成斋。出生在萨摩。他二十三岁入昌平馆学习，非常擅长诗文。丽泽社将每月第一个星期六作为定日开设诗会。参加人有冈鹿门、藤野海南、岩谷古梅、龟谷省轩、莆生聚亭、星野丰城、小牧樱泉、日下勺水等人，之后又加入了植松果堂、盐谷青山、中村樱溪、松平天行。

明治十六年（1883年），梁川星岩的又一门人冈本黄石开设诗社鞠坊吟社。冈本黄石（1811-1898）名宣迪，字吉甫，通称留弥，号黄石，近江人。根据《明治诗话》中“明治中兴、退隐芹川庄、庄在彦根城之西…翁日会诗徒、啸傲风月、放浪山水…后买宅于鞠坊贝坂之上、名曰鞠坊吟社。海内诗人多执贤、推为词坛泰斗。”⁴⁶⁾的记载可得知冈本黄石在维新之后隐居在鞠町并开设诗社，有杉听雨、田中青山、日下部鸣鹤、矢土锦山等数十门人。冈本黄石去世以后，鞠坊吟社与星社合并。

星社最初由森春涛在晚年时所创建，但因为生病，所以一度中断。直到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森春涛之子森槐南将其复兴。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来，通称泰二郎，号槐南，出生于名古屋。与本田种竹、国分青厓并称后期三大家。也是在另外二人的推举下，森槐南成为了星社的盟主。星社因为在星冈茶寮开办，因此取名为星社。星社的最初参加者只有三十五六名，但因为多次与其他诗社合并，在明治后期成为当时最大的汉诗社。星社在森槐南去世后自然解散。

到了明治后期，随着汉文学的大家相继去世，再加上日清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导致日本不再尊崇中国文化，日本的汉文学也继而衰落，汉诗社也随之减少。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大久保湘南（1865-1908）作为主干事创立了随鸥吟社，并以森槐南为诗坛主盟。随鸥吟社于每月举办诗会，创刊《随鸥集》，每月发

44) 坂口筑母『舊雨社小伝』（明石書房、1982年）

45) 猪口篤志『日本漢文学史』（角川書店、1984年）522頁

46) 初山逸也『明治詩話・卷1』（青木嵩山堂、1895年）

刊，销量达三百多册。在《随鸥集》初编中登有《随鸥吟社社规》以及社员名单⁴⁷⁾。另外，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本田种竹（1862-1907）辞官，并一心钻研诗文，创立了自然吟社。

以上所罗列的汉诗社都位于东京，在大阪也有多个汉诗社的存在。

例如明治十一年（1878年），藤泽南岳与高见照阳在河野葵园（即坂本葵园）宅中创建岁寒社，并作《岁寒社记》，《岁寒社记》原文如下：

輔仁之美、則尚矣哉。切磋相匡、唱和相應、亦固朋友之不可缺者矣。余既辱河野亮平高見士之知、一笑莫逆、蘭契日馨、遂與結一社。月必一會、輪轉為主、自經義文章、以至平素修齊之故、必共謀。以歲寒命社、盖自比歲寒三友云。古云、莫三人而迷。今吾三人者、朋上加亦固二字庶幾其免乎。而世之以三称者、仁於殷、良於秦、賢也、而非吾願矣。傑於漢、雄於蜀、雋也、而非吾願矣。如潯陽之隱（陶淵明、周續之、刘遺民）、虎溪之笑（陶淵明、陸子静、僧慧遠）、吳江之高（范蠡、張翰、陸龜蒙）、則得吾志者乎。雖然、浪華之地、射利者居焉。豪賈擅權、恣睢成風、故以俗称于海内。雖有一二文雅之士、亦未免于土風、亦猶塵壙之汚人衣而已。維新以降、右文之治稍化天下、而未得春陽融和、百花競艷之觀也。居斯地而接斯人、方斯時而志斯文、豈可不抱奮勵不撓之心乎。則日夜所淬礪、月長歲盛、以能美吾藝圃、華吾翰林、猶竹之与水仙、梅花、全其色与香于風烈霜嚴之日耶、而後不負其志而已。

从文中可得知岁寒社为三人结社，社名来自于“岁寒三友”，象征着诗人们对高尚人格的向往。而维新之后汉学的衰落、诗坛的不济的状况使得他们想以自身的努力重振诗坛。诗社每月开一次集会，轮流做盟主。在高见照阳去世后，由土屋凤洲填补了这一空缺。藤泽南岳在日记《不苟书室日录钞》⁴⁸⁾中多次记载岁寒社的集会活动，但在明治十七年（1884年）之后的日记中再也不见相关的记载，因此可推测岁寒社的活动停止于明治十七年。

还有小野湖山开设的优游吟社。小野湖山（1814—1910）名长愿，字士达，号湖山，也是梁川星岩的门人，也曾加入过旧雨社。他晚年在京阪居住，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在大阪开设了优游吟社，将梁川星岩的衣钵传承下去。他以唐诗为宗，特别推崇白居易，所作汉诗多以忧国勤王的内容为主。优游吟社有诗集《优游吟社诗》两卷，卷头列有社友的姓名目次，诗集共收录十六名社友的诗作（卷之一有六人诗作、卷之二有十人诗作）。

另外根据藤泽南岳在日记《不苟书室日录钞》中的记录，可以得知他曾参加多个汉诗社的活动，例如鸥鹭社、大来社、其争社、芝兰社、清交社、石交社、浪华吟社、修齐社、习之社、和同社、碧明社、逍遥游社、嚶嚶社等等，可见当时大阪的诗社活动还是非常繁荣的。

除了大阪，在其他地区也有汉诗社的活动。例如位于松江的剪淞吟社。剪淞吟社与随鸥吟社关系密切，剪淞吟社的干部成员也多为随鸥吟社的成员。剪淞吟社建立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并且一直持续到昭

47) 山辺進「随鸥吟社の創立に就いて——明治後期に於ける漢詩結社の活動——」（『二松学舎大学東アジア学術総合研究所集刊36』、2006年）

48) 藤沢南岳『不苟書室日録鈔』（藤沢元造、1921年）

和二十一年(1946年)⁴⁹⁾。还有在明治十年(1877年),位于兵库县龙野市的汉诗社淡水吟社⁵⁰⁾。结社的中心人物主要有永富抚松、俣野达轩,矢野静卢等儒者,参与者也有当地的教育者、商人、士族等。

以上所提到的汉诗社只是当时所有汉诗社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汉诗社有待被发掘、认识。虽然明治的汉诗曾一时繁华,但始终无法再现江户时代的全盛景象。一方面,日本的目光已转向西方的科学文化。另一方面,作为日本汉诗源头的中国汉诗坛也处于衰微的状态。到了大正时代,此时的汉诗坛上虽有国分青崖极力撑持,一人主盟了雅文会、咏社、兴社、兰社、朴社等诸多诗社,并扶助着随鸥吟社和艺文社,但随着西学的隆兴,汉学难以避免的走向衰落,国分青崖的努力也难以唤回汉诗的活力,反而更显出诗坛的索漠荒寂。直到后来连报纸上也很少再设汉诗专栏时,汉诗也就渐渐淡出了日本的文坛。

49) 入谷仙介「剪淞吟社史稿 その一」(『山陰文化研究紀要 21』、1981年)

50) 古田茂民,平塚武一郎 編『淡水吟社詩. 初輯』(古田茂民、1897年)